

慎乃俭德，惟怀永图。

——《尚书·太甲上》

—

兴许是因为现代历史学科的崛起，现今人们谈论过去的时代，很容易只保留可信的底线，而把上古无数的人、事删削得只剩下不相关联的片段，以致让过往的一切既不丰富，也难动人。不知道某些古人缜密完整的思索，是否也可以放入独特的可信范围？如果可以，断烂不堪的过往，或许将恢复勃勃生机，起码在某种意义上对人有益？连类而及的问题是，诸多今人谈论的所谓传统，是否本来就是个连续不断的创造过程，而不是停留在时空对岸的凝固形象？就像荷马，古希腊人把他确认为《伊利亚特》和《奥德赛》的作者，却又隐约约暗示，这位盲诗人“同时诞生于七个不同城市”。这命名和对命名的解说，属于后人创造性思索之一种：“这意味着希腊人并非不晓得此一基本事实（按即武断地选择一个人，称其为两大史诗的作者），甚至精确性地指出了有整整七个希腊城邦的人共同完成这两部史诗。”

这样的创造有个好处，可以让后来者对某一事物的指称易简，不用在名称之前先累累赘赘地解释一番。比如希罗多德就可以避开烦琐，直接告诉我们：“赫西俄德与荷马……把诸神的家世教给希腊人，把诸神的一些名字、尊崇和技艺教给所有人，还说出了诸神的外貌。”人们由此知道，古希腊“大人”们的诗，与现今（或隐或现）彰显一己生殖爱欲的诗歌，并非同类。署名赫西俄德和荷马的一系列作品，面向当时希腊的过去、当下和未来，通过摹写诸神的世系和他们的特性，让生活于城邦的希腊人有了效仿对象，从而确立他们特殊的生活方式。也因此，对诗和诗人无比苛刻的柏拉图，就可以让他笔下的苏格拉底，把形塑了古希腊样貌的诗人名字归为一个，并无比准确地说出他的作用：



“当你遇见赞颂荷马的人，听到他们说荷马是希腊的教育者，在管理人们生活和教育方面，我们应当学习他，我们应当按照他的教导来安排我们的全部生活，这时，你必须爱护和尊重说这种话的人。”

这一点，作为中国诗歌源头的《诗经》，几乎走了一条相反的路——收入其中的三百零五首诗，都没有署名不是？当然，古人也自有他们简易的方式，一句“诗三百”或“诗”，就足以称呼整体了没错吧。最为重要的差别是，与希腊诗人创制的复杂神谱相比，《诗经》里几乎没有诸神的名字，更少见诸神的家世。缺少了诸神的家世，一国之人如何自觉地确立其生活方式？《诗纬含神雾》：“诗者，天地之心，君德之祖，百福之宗，万物之户也。”以上四端，是不是可以对应希腊所谓的诸神？而后世毛诗的大序和小序，是不是就用以上的四端来教人确立自己特殊的生活方式？

《诗大序》几乎是对此一问题的正面回答：“故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先王以是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。”也就是说，诗三百，连同对我们来说仿佛跟它长在一起的大小序，是用诗作为教化手段，让一群自然聚居的人，成长为一个自觉的文明共同体。如同古希腊在荷马和赫西俄德的教导下形成了他们独特的nomos（民俗，宗法，法律），在诗教（取其广义，包括一切以某种好为目的的述作）之下，中国也形成了自己特殊的“谣俗”（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）——认真一点，从这谣俗里，大约能看出此一共同体人的性情、生活方式乃至命运的造型。

如果“诗三百”真的经孔子删定后用为教材，那么，在毛诗之前，一定（起码在众弟子口中）流传着孔子对诸多篇章的解说。从《论语》保存的只言片语来看，孔子对《诗》有其独到心得和整体认知，这些解说未能全部记录下来，真让人

人悔之不及。好在有毛诗，相传出自孔门“文学”科的子夏，那么，毛诗的大小序里，说不定多多少少保留着孔子说诗的意见。这推测或许可以稍稍减少一点我们的遗憾，但从孔子“女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”的告诫来看，子夏气度略欠宽宏，其所传之“诗”，究竟多大程度上体味了经权合宜的孔子偏其反面的意图，实在难以妄测。

不过，长于“文学”（古传典籍）的子夏，毕竟经大小毛公的戮力同心，传下一部最早的读诗心得。这心得“因有编诗结构与大、小序之存在，《诗》才成一特殊读法……观小序之设自成体系，诸序纵横交织，‘诗三百’乃构成以周为中心、跨越数百年且显示各种情感关系的网络。此网络庞大复杂且变化多端，《诗》之为‘诗’，魅力即在此”。无可否认的是，有时“序诗者与作诗者之意绝不相蒙。作诗者即一事而行诸歌咏，故意尽于篇中。序诗者合众作而备其推求，故事征于篇外”。

横亘在诗与序之间的矛盾，不妨看成伯纳德特意义上的“未定之二”（in-determinate dyad）——“构成一对组合的事物不是独立的单元”，不能简单地看成二，“它们是整体的部分，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包含对方”。作为一对组合事物的诗与序（甚至包括其后的箋与疏），显然构成了既相反又相成的整体景象，从而诗便不只是停留在个人的灯烬情感上。至于后之读诗者在具体时空中的情势裁断，端赖每个人当下的反身自识。

二

《诗大序》关于“二南”（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）的说法，很能体现毛诗用以教化的宗旨：“然则《关雎》《麟趾》之化，王者之风，故系之周公。南，言化自北而南也。《鹊巢》《驺虞》之德，诸侯之风也，先王之所以教，故系之召公。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，正始之道，王化之基。”这也就怪不得孔

子如此教导自己的儿子：“女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矣乎？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，其犹正墙面面而立也与。”“二南”之风，可以用于乡人，用于邦国。不学“二南”，如人向墙而立，一物无所见，一步不可行，或将封闭阻塞，固陋不堪。

王者之风的《周南》十一篇，毛诗的小序，也自有其整体思路。其中前八篇，题旨皆与后妃有关，分别言后妃之德、之本、之志、之化、之美，而后妃之逮下、之所致、之子孙众多。后三篇由内而外，言文王德广所及，道化之行，《关雎》仁德之应，如此，则邦国之德外内如一，温柔敦厚之教可期。当然，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小序看成是解诗者的理想，借此传达自己的诗教之旨，其解背于诗还是更为体贴入微，要回到每首诗的具体。

小序中首次提到俭德，是《周南》（也是整部《诗经》）的第二篇，《葛覃》：“后妃之本也。后妃在父母家，则志在于女功之事。躬俭节用，服澣濯之衣，尊敬师傅，则可以归安父母，化天下以妇道也。”

葛之覃兮，施于中谷，维叶萋萋。黄鸟于飞，集于灌木，其鸣喈喈。

葛之覃兮，施于中谷，维叶莫莫。是刈是漙，为絺为绌，服之无斁。

言告师氏，言告言归。薄污我私，薄澣我衣。害澣否否，归宁父母。

葛是葛麻，多年生藤本植物。中谷即山谷。覃义蔓延。萋萋、莫莫均为茂盛貌。刈，割取；漙，煮。絺为细葛布，绌是粗葛布。无斁，不厌倦。“言”“薄”都是发语词；“害”是“盍”的借字，意为何。污，揉搓；私，近身衣；澣，用水投一投；衣，身外衣。一章用葛与黄鸟起兴，喻女性形体渐长，容色美盛，如黄鸟之翔而后集，将待时而嫁也。二章言治葛为衣，女工不怠。三章言女告其傅，欲浣洗衣服，问安父母。

老实说，我的确没看出这诗哪句讲到了俭，即使借助《正义》，仍不免有些含糊——“躬俭节用，服澣濯之衣者，卒章污私澣衣是也。澣濯即是节俭，分为

二者，见由躬俭节用，故能服此澣濯之衣也。”把衣服该搓搓洗还是用水稍加洗濯分开，怎么就看出节俭了？难道是由于环保节水？这也就难怪后人会觉得不合情理：“后（妃）即节俭，亦不至归宁尚服澣衣。纵或有之，亦属矫强，非情之正，岂得为一国母仪乎？”

暂且抛开节俭，郑笺中对后两章的解说，可谓独出心裁。第二章，郑玄把“服”的意思，由通常的“穿（衣）”改为“整治”：“女在父母之家，未知将所适，故习之以絺绌烦辱之事，乃能整治之无厌倦，是其性贞专。”“所有人类的错误无非是无耐心”，对烦辱之事能整治无厌，可见此女性情之坚韧专一，由此其做事之精纯可期。卒章则以“洁清”立意，“我之衣服，今者何所当见澣乎，何所当否乎？言常自洁清，以事君子也”。一身不治，何以为天下之仪则？内而贞专，外则洁清，这自内而外的身心纯粹之象，是不是毛郑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呢？

小序中所谓的俭德，朱熹在《诗集传》里将其定位在第二章，或许更近情理：“此言盛夏之时，葛既成矣，于是治以为布，而服之无厌。盖亲执其劳，而知其成之不易，所以心诚爱之，虽极垢弊而不忍厌弃也。”此解挑明了习烦辱事与其性贞专间的联系，给出了由事而达于心的过程，从而使“无斁”之意落实。只是，朱熹仿佛把第三章的意思提到第二章来讲了，否则，从“是刈是漙，为絺为绌，服之无斁”，绝看不出衣服之“极垢弊”，只有从第三章的“薄污我私，薄澣我衣”，才可以推论衣服之垢敝。然而，即使从第三章立论，仍然有增字解经的嫌疑，需要洗的衣服，或许有垢，未必敝破吧？只是，如果推翻朱熹的这个解释，小序里的“俭”，不就难以落到实处了吗？小序是不是真的如今人嘲笑的那样“迂腐可哂”？

（摘自《诗经消息》，黄德海著，作家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）

■文 摘

大家都说齐东谔是全国著名的成功人士。

——齐东谔自己也这么想。

当齐东谔自己也这么想时，齐东谔的日子便过得礼花一样灿烂。

独处的时候，齐东谔最喜欢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和网友筷子用形而上的语言侃大山。筷子的网名其实不叫筷子，而是“拿起放得下的只有筷子”，就像齐东谔的网名不叫随风，而是“那年已随风”。“不说真名，不谈职业，不讲住处，不发照片，永不见面”是两个人共同恪守的五约，这一晃也将近二十年了。吧？作为网友，他们能够二十年相濡以沫并相安无事，都归功于这个钢铁一般的五约。

筷子不上网的时候，齐东谔也会偷偷地百度自己的名字——是的，他齐东谔实在是太出名了！大家如果不信，也可以百度一下，不用点缀任何修饰语，只需要点击他的名字——齐东谔……怎么样，查出来了？用铺天盖地一词来形容绝不为过。不用看别的，仅看齐东谔的头衔，就会看得你眩晕：中国著名心理测试专家、中国著名犯罪研究专家、中国收藏家协会的三驾马车、中国形意拳协会的五大板斧、中华诗词家学会的八大金刚……你再把鼠标往下移，再往下移，看到百度照片了吧，对，那个眸子又大又亮、额头凸出如檐的男子，就是齐东谔。是不是觉得眼熟呢？当然会眼熟，因为齐东谔经常参加电视台的访谈节目。

齐东谔是全国著名的成功人士，齐东谔的妈妈也就成了全国著名的成功人士。为了介绍培养儿子的成功经验，齐东谔的妈妈曾“先后几次”接受过电视台的“独家”专访，齐东谔永远也忘不了面对广大观众时，洋溢在妈妈脸上的灿烂笑容，她就那么自豪地笑着，说她这一生最大的成功，就是培养了一个成功的好儿子，因此她是世界上最幸福最知足的母亲。

齐东谔的成功，也让齐东谔的妻子徐问玉的脸上大放异彩，作为一位年纪轻轻就被提拔为医学院副院长的美丽女士，她可是比刘欢的妻子更显得卓越呢！刘欢的妻子不是有句名言吗？做得好不如嫁得好。徐问玉呢？徐问玉可是三管齐下！不信请看这则报道：

徐问玉当选“最令人羡慕的妻子”。

古城网6月18日电 据《古城报》报道，古城一项调查发现，著名刑侦专家齐东谔的妻子徐问玉女士，日前获被访女性心目中“最令人羡慕的妻子”称号。负责调查的有关人士表示，徐问玉“幸福妻子”的形象深入人心，令人信服。她最为人羡慕之处，不仅做得好，还嫁得好，更养得好。作为古城第一批“超级留学生——高中生赴美留学选拔大奖赛”一等奖的获得者，她的儿子被美国华盛顿大学录取，年仅十五岁就到美国留学深造。

日子灿烂的时候，唯一让齐东谔感到冷的，是对门的女人。

对门的女人，白白的瓜子脸，弯弯的柳叶眉，身材窈窕，风姿绰约。远远望去，美极了，柔极了，可走近一瞧，那心就唰的一下冷了。齐东谔不知道她对别人是什么样子，但齐东谔每次看到她，她的脸色都是冰冷冰冷的，冰冷得就像齐东谔最心爱的玉雕《睥睨》。

屈指算来，齐东谔和她住对门，也将近二十年了。虽然时间很漫长，但齐东谔和她一直没有交往，并且直到今天，齐东谔也不知道她叫什么，更不知道她每天早出晚归，到底去做什么。齐东谔只知道她爱人姓股，叫股勤，因为挂在门厅的801室的电费单上印的就是这个名字，一开始齐东谔还以为股勤是她的女婿呢，可楼下小卖部的刘嫂却说：“哪哟哎，叫股勤的八成是她的男人——那个开宝马轿车的。”

“那她……叫啥名啊？”因为妻子不在身边，齐东谔便多问了一句。

“这我真没问过。”刘嫂奇怪地看了齐东谔一眼。

齐东谔的脸就涨红了，立即支支吾吾地解释：“虽然我和她住对门，可我们两家并没有来往……您知道，大家整天都忙乎乎的……”

幸亏刘嫂并不像是非之人，立即用硬硬的西北口音絮叨着：“是啊！是啊！你们城里人，和我们乡下人就这点不一样，很

多住对门的都不走动。也是，白天都忙着上自己的班，晚上也都忙着做自己的饭，哪有时间走动呢？”

可既然没有走动，她为什么对自己如此冰冷？

独处的时候，齐东谔也会偷偷地把玩自己收藏的宝贝。齐东谔的宝贝有两类，一类是古锁，一类是玉雕，古锁有一大堆，玉雕却只有一尊，就是那尊被齐东谔命名为《睥睨》的美女玉雕。但齐东谔每次看《睥睨》，首先想到的，都是对门的女人。也许中国的美女大多很丑陋吧？这尊玉雕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都特像对门的那个女人。尤其相像的，是她们的冷漠。这尊玉雕是齐东谔在一个古董店里淘来的，几乎花去了他所有的积蓄。

一个人喜欢一件东西，真的毫无道理。齐东谔至今也说不清楚他到底为啥喜欢这尊玉雕，当时他仅仅看了那玉雕一眼，心里就再也放不下了。为了买下这尊玉雕，齐东谔一连颠颠簸簸地跑了七次古董店，每次往返都要花上三四个小时的时间，直到把那尊玉雕买到手。

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：那尊所谓的《睥睨》玉雕，既不是什么贵重的玉器，也没有什么神奇的传说，它不过就是一个通体洁白的美女，怀抱着一只同样通体洁白的猫。齐东谔专门找人看过了，那玉质也是极其一般的和田玉，市场上经常能够看到。齐东谔虽然也知道它并无收藏价值，但齐东谔就是喜欢，说不出的喜欢，喜欢到了骨子里。

也许人的内心，都隐藏着受虐的欲望？这尊玉雕最让齐东谔感到刺激的，是那个美女睥睨的轻蔑，这也是齐东谔为啥要给它起了这么一个怪名字的原因——美女的眼神儿也太冷漠了吧？就像含着一把阴气逼人的无影剑，微微斜睨着，仿佛看透了周遭的一切虚伪和丑恶。一同睥睨的，还有那只猫的神情，它也是微微斜睨着，藐视中带着嘲弄，尖锐里含着讥讽……一人一猫，睥睨的方向都相同。

齐东谔问妻子徐问玉：“你看这玉雕像谁？”

徐问玉歪着头看了看玉雕，又跑到镜子边看了看自己，就俏皮地把玉雕举到自己的脸旁，微笑地说：“你自己看嘛！简直就是姊妹呀！”

直到有一天，当徐问玉发现这尊玉雕长得更像对门的女人后，她才警觉了起来。徐问玉的警觉，立即引发了齐东谔的警觉，从此，齐东谔便再不敢当着妻子的面把玩那尊玉雕了。

但警觉的火苗儿，已经忽忽炼炼地在徐问玉的心里燃烧了：“你说实话，今天你必须说实话。”

“说什么呀？”

“你说我和对门的女人比，到底谁长得美？”

“当然你美了！”

“那你具体说说：我到底哪里美，她到底哪里不美？”

“你的美还用我说吗？全古城都公认！她的美更无法说了，因为我压根儿没看清她长什么模样！”

“撒谎了不是？住对门这么多年，你怎么能不知道她的模样呢？你不是觉得她长得很像那个《睥睨》吗？”

“我什么时候说过那样的话啦？有你这个厉害的老婆整天‘睥睨’着，我敢‘睥睨’人家吗？更何况，她还总戴面纱……”

“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连戴面纱的习惯都掌握了，你们这些臭男人呀！”

……

这么多年，连齐东谔自己也说不清，夫妻间这样的问答到底进行过多少次了，可为什么每次提起这个话题，妻子都乐此不疲？

齐东谔当然也说不清，每次妻子提起对门的女人时，自己的脸为啥总会红起来，红到了耳朵根儿。也许越是心理测试专家，反测试的能力越要比别人差？

喜欢较真儿的齐东谔，有一天曾专门和自己的御用心理师筷子剖析过自己的心理，当然，剖析时他并没告诉筷子这个人是谁，只说他是一个公众人物。筷子简单地听了一下情况，连犹豫都没犹豫一下，就对他说道：“你所说的这个人，之所以颇在乎那个女人，就是因为那个女人对他不屑。”筷子还说：“人在骨子里大多多犯贱，特别是公众人物，你越是崇拜他，他就越高傲，这时候如果跑出个鄙视他的人，他反倒万分在意了。比



如《傲慢与偏见》。”

对于筷子的答案，齐东谔开始并不认同，可仔细琢磨一下，又觉得真是那么回事。自从出名以后，齐东谔无论走到哪里，大家都会向他投来尊敬的目光，狭路相逢，人们也会恭敬地让他先行。但对门的女人呢，每次遇见，总像看不到齐东谔似的，即使两个人恰巧走到一路了，她也总是冷着脸儿兀自走在前头，让齐东谔这个大名人给她当绿叶当陪衬。

是的，她是这个小区里除刘嫂外，唯一对齐东谔不屑的人。

刘嫂对齐东谔不屑，齐东谔还能够接受，因为刘嫂实在太忙，因为刘嫂不会上网也不太识字。但住对门的她对齐东谔不屑就不可理喻了——住对门二十年了，她怎么可能不知道齐东谔这个大名名人呢？

即使她不知道，她爱人股勤也应该和她提起呀！就像齐东谔的妻子隔几天就要提起她一样。

“齐教授！和您住对门真是荣幸！那天我还想呢，抽空得去买几本您的书呢，到时，您可得给我签个名啊！”这话可是股勤牙对牙口对口对齐东谔说的。并且就在股勤刚刚说完这句话之后，她就从那辆宝马车下里下来，一路娉娉婷婷地踱了过来，于是，暗香浮动，全世界都为之静音。可令人悲怆的是，和那缕沁人心脾的暗香一起飘过来的，依然是两缕睥睨的眼神。

她的日子过得总是轻悄悄的，就像他们走路时轻悄悄，说话时轻悄悄一样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她也会轻悄悄地咳起来，虽然那声音低低的，细细的，却总是揪人的心。幸运的时候，也能听到她的歌声，但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少极了，并且每次她轻唱的时候，徐问玉都恰巧在身边，并且总会偷偷地看几眼齐东谔的表情。

“她的歌儿的确好听。”有一次，连挑剔的妻子都赞叹了。

“你不觉得她的声音过于纤细了吗？就像纤维，直勒人的心。”——齐东谔当然要鸡蛋里挑些骨头。

“哇？都勒到心里去了？还说对人家没有感觉呢！”妻子立即揪住了齐东谔的耳朵。

唉！这真是邻家有美妻，日子也难熬呢！

——齐东谔最大的遗憾，是筷子不知道自己就是齐东谔。

唉！当初怎么就制定了那样一个五约呢？这下可好，弄得筷子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！假如筷子知道自己就是齐东谔，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会不会惊喜地尖叫起来？

就像周杰伦的粉丝冲撞周杰伦尖叫一样？

“啊！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我的随风，你真的是大名鼎鼎的齐东谔教授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”

齐东谔实在太希望看到筷子的激动了——哪怕全世界的人都为齐东谔激动，齐东谔也不会激动的。但齐东谔真的很在乎筷子的激动。

——可筷子真的会激动吗？

那天，齐东谔突发灵感，决定小试一下筷子的反应。

“随风，随风，随风，怎么不理我？”

“稍等，我在看一篇文章。”

“什么文章？”

“关于一位当红名人的，因为点击率超高，就很好奇！”

“哪个名人的？发过来我也看下。”

哈哈！你这刁钻古怪的筷子，这么容易就入了圈套？

齐东谔轻轻一点鼠标，就把关于自己的几个热帖发过去了。写这些文章的人叫艾伍龄，齐东谔和他并没有见过面，但这个人的文笔却棒极了！别说女人们看了会怦然心动，连齐东谔自己看了，都忍不住爱上自己了。

“原来是他呀！随风，你怎么也这么低俗了？”

“低俗？”

“多浅薄，多低俗，纯粹的自吹自擂！”

“自吹自擂？你看没看文章啊！就瞎放炮？文章里不是说得挺清楚了吗？这个齐东谔和这个作者并不认识，连面都没见过的人，怎么能谈得上自吹自擂呢？据我所知：这个齐东谔，不仅是我国犯罪研究领域最顶尖的人才，还多才多艺，能文能武……”

“行啦行啦，你咋也替他吹上了？一切都是假象知道不？现在的那些吹鼓手，花点钱谁都能雇来，无论让他写谁，谁都是全国著名。这还算谦虚的呢！还没说全世界著名呢！哎！你还别说，这个名字起得倒很谦虚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还看不出来？二五零嘛！”

“筷子，你怎么总这么尖锐呢？”

“不是我尖锐，是齐东谔这个人真是能吹。那天在书店，我碰巧看见了一本他的书，翻开扉页刚看了一眼我就看不下去了，好恶心。”

“恶心想为啥？”

“你猜他在扉页上，是怎么介绍自己的？他竟然把自己说成是三驾马车、五大板斧、八大金刚，哎呀我的妈呀！原来就是一个开杂货店的！”

——啥叫自取其辱？这才叫自取其辱呢！齐东谔的脸渐渐地涨红了。

“随风，怎么不说话了？你不会是艾伍龄吧？”

“我不是艾伍龄！”

“也是，随风怎么能是那种素质的人呢？随风就像天上的风，无处不在，却从未存在。”

“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。你不了解情况就辱骂人家，这么说话不负责任。文章里写得多明白……”

“文章只能代表写作者的眼光。我凭啥要相信那个二五零的眼光？我这个人，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。”

“你这么评价人家，是因为你不认识他。假如你认识了他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崇拜他的。”

“怎么不认识，我早就认识！”

“你早就认识？”

“现在的名人都是苍蝇，总嗡嗡地在你眼前晃，想不认识都不中。如果你真靠脸蛋吃饭，比如主持人，比如演员，我倒能理解。可你一个做学问的，干吗不待在象牙塔里？干吗总到公众场合胡诌八道？并且这个人不仅自己显摆！连他老娘、他媳妇也都能抖擻，特别是他老娘……哎哟喂，别怪我嘴损，都那么大多岁数的人啦！咋就那么不值钱呢？这人啊，越炫耀什么，越缺失什么……”

筷子的话，就像黑色的谶语，一下子把齐东谔从光辉灿烂的仙境摔进了阴森恐怖的地狱。

（摘自《测谎者》，李曉平著，作家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）